

悦读

笛安,李军摄

作者

问鼎人民文学奖后,她携新书《景恒街》与株洲读者见面

笛安:“标签不重要,我只想写作跟上自身的审美标准”

是『青春文学』还是『严肃文学』?

株洲日报记者 李军

【作家简介】

笛安,首位获“人民文学奖长篇篇小说奖”的80后作家,拥有活跃的媒体曝光率,及百万量级的自媒体粉丝影响力。著有长篇小说《告别天堂》《芙蓉如面柳如眉》《南方有令秧》,“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霓》《南音》;中短篇小说集《告别小龙女》《妩媚航班》;曾主编《文艺风赏》杂志。

近期,知名作家笛安来到株洲新华书店,与读者分享新书《景恒街》书里书外的故事。凭借此书,笛安摘得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奖,成为首次问鼎该奖的“80后”作家。

此前,笛安以“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霓》《南音》)知名,“郭敬明旗下签约畅销作家”“青春小说作家”,也是一直环绕着她的标签。

面对这种转变,笛安自己如何看待?面对株洲读者,笛安围绕新书又分享了哪些心得与感悟?

谈新书:想写现实权力结构对感情的投射

读者:新书给我的感觉,是关于创业、职场的都市爱情故事,和你以前作品写到的爱情不一样,内容与当下的社会热点也有了更多联系,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笛安:爱情故事其实是非常古老的题材,一段爱情会遇到的问题,以及起承转合,任何一个时代都差不多。正因为题材古老,我希望赋予故事一些特性,让我不要解释太多。出于这样的考虑,书中会出现看似标签性的、当下的存在,但我不是想去分析一些社会热点。这部小说并不那么纯爱,男女主角有各种各样的犹豫、计较、盘算,这是现实世界中的权力结构不可避免地投射到一段感情导致的。可我想写的,始终是入算不如天算的那些瞬间,那些真情流露、无可抵抗的瞬间。在我看来,这些才是人世间的非常美好的东西。

读者:你的书几乎陪伴了我的成长,重读你以前的作品,我也会会有新的感触,对于新书,我唯一不太理解的是结局。

笛安:这个小说的结局,我想表达的是,灵境(书中女主角)最后已经自由了,她可以选择留下,也可以走,无论她怎么选,都是她一个人说了算。这个女孩子已经自由了,这是最重要的。剩下的事情我不想写得明白。

读者:如果你向从没读过你的书的读者,推荐自己的书,你会推荐哪一本?

笛安:我永远会推荐最新的一本和第一本,我对它们有偏爱。最新的作品《景恒街》,是自己至今最为成熟的作品。第一本书是10多年前写的,叫《告别天堂》。

谈爱情:理想中的爱是共生共死的战友

读者:你理想中的爱情是什么样的?

笛安:一谈起这个话题,我脑子里瞬间闪现的是一部美国老电影《乱世佳人》,电影中斯嘉丽与瑞德之间的那种关系。在我心里,他们两个人本质上是一种人,无论过程有多少曲折、碰撞,他们都能达成深刻的理解。所以我理想中的爱情,好像不是爱人之间那种,而是战友,两个人并肩战斗,可以一起战死沙场,我认为这是男人和女人之间最好的一种关系。

读者:我是一名大学生,最近谈恋爱了,可我爸却不准我谈,让我很苦恼。不知你怎么看待大学生恋爱的问题。

笛安:在我看来,大学那几年真的很珍贵,那时还能发生很多事,也有试错的机会,怎么高兴怎么来都没关系。读大学那会是多好的年纪啊,什么事情回想起来都是好的。对你父亲的不理解,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祝你幸福。

谈写作:在乎标签,不如在乎作品

读者:你曾说想写一部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一样的小说,这个愿望现在还是一如既往吗?

笛安:我始终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人类文学作品的高峰,它就是最伟大的小说,你甚至可以不加之一。至于写这样一部作品,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但在我心里,我会把它作为至高的审美标准。

读者:看得出来,你的文学抱负其实挺大,可有些人给你贴“青春文学”这样的标签,仿佛你的创作与“严肃文学”是有区别的,你怎么看这件事?

笛安:青春文学也好,严肃文学也好,我从来没在乎别人把我划分在什么类别里,标签式的分类跟我的事也没关系。对我来说,从写作第一天开始到现在,有些事是始终没变的。写作让我获得的满足,写出一个自己满意的段落时的那种幸福感,是它们一直激励我往前走。我自己清楚,自己在每个作品中的进步在哪里。我的审美标准,对好的作品的认识在不断进化,虽然我不知道自己写作的能力和目前的审美标准是否匹配,但我希望写作能力也跟上审美。

读者:在你看来,阅读对创作的影响和关系是怎样的?

笛安:阅读是必要的,实际的,你看别人怎么理解、怎么写、怎么处理不同的样本,会对自己的写作有启发。这可能会丧失掉一些普通读者的乐趣,对促进写作却是很有意义的。不过对现阶段的我而言,阅读能给我的已经有限了。

谈计划:想集中写中短篇小说

读者:你现在也是一个妈妈了,想不想写一些亲子类的书?

笛安:不会,至少目前来看是这样。其实周围一些做出版的朋友,每年都会邀约,问我要不要出本亲子类的书,或者写个绘本。可我一直回绝,后来他们都不再问我这件事了。至于为什么拒绝,或许因为我现在没那么急着承认我是一个妈妈。我现在依然珍视的还是小说家这个身份。当然,我也不知道今后会不会写。其实给小朋友写东西,很不容易,一些人能捕捉到小孩的心理,我暂时还捕捉不到。做了妈妈对我影响确实挺大,没有那么强烈波动的情绪,性情得到了修炼,可能无形中在我的文字中有所投射,可那也不是我刻意为之的。

读者:能透露你接下来的创作方向吗?

笛安:这次不会再让读者等四年了。我最近还在想,上一次出中短篇小说集,是7年前,这7年之间我一直没写中短篇,这不太好,我打算集中写完全不带旧作的中短篇小说出一个全新的集子。我不知道多久能做到,但要求自己尽快。

荐书

“自闭症”是1943年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利奥·肯纳在其研究报告《情感交流的自闭症障碍》中首次提出的,而在201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颁布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中,重新将这类疾病以“孤独症谱系障碍”的概念统摄。

这类疾病是神经系统的广泛发育障碍,症状多在3岁前出现,其诊断的核心标准是:社会交流和交往的缺陷以及局限的、重复的行为方式和兴趣。发病原理也充满未知,却是终身的。因此,对于每一个确诊孤独症儿童的家庭来说,这都将是巨大而漫长的考验。在4月2日“世界自闭症关注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挑选有关书籍,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包容、关爱这个群体及家庭。

《深夜小狗神秘事件》

作者:【英】马克·哈登著,印姗姗译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书籍介绍:孤独症少年阿弗无法与人共处,不喜欢被人触碰,他无法理解别人的情绪,也很难对别人施以感情,他的父母因为不知怎样去爱他而感到绝望。与此同时,他又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与超群的数学天赋。

深夜,邻家的小狗威灵顿死在草坪上,阿弗抱起它,却被主人误以为是凶手,于是他决定独自侦破这起谋杀案……

作者马克·哈登表示,他并不是想写一个患有孤独症的孩子的故事,只是想告诉大家,正常与不正常没有绝对的界线,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病”,都可能成为彼此眼中的异类。

《我心看世界》

作者:【美】天宝·格兰丁

书籍介绍:世界知名自闭症人士天宝·格兰丁1947年出生于波士顿,是当今少有的牲畜处理设备设计、建造专家之一。2010年,以她个人经历拍摄的电影《自闭历程》上映,并获得多项国际大奖。

在《我心看世界》里,天宝为家长、老师和身在孤独症谱系内的人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的自闭症世界,努力帮助他们理解每一天都要面对的独特问题。天宝从她身为成功的孤独症人士的视角,结合大量最新研究成果,给读者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具体的实施策略和生活实用技巧。她试图告诉大家,为什么孤独症人群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他们是怎么思考的,有哪些经济可靠的早期干预项目,感觉敏感问题是怎样影响到学习的,怎样理解无语言的孤独症人士,怎样寻找合适的大学和导师等等。

《与你同行》

——自闭症儿童家长必读

作者:邹小兵主编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书籍介绍:邹小兵认为,自闭症人士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并非只有值得同情或治疗的一面,比如:一些自闭症患儿所表现出的超乎寻常的感觉能力;部分自闭症人士拥有的优秀机械记忆力;少数自闭症人士在科学、艺术等领域中展示的非凡才华;极少数自闭症人士对人类作出的重要贡献。

除了指导家长如何科学干预自己的孩子,邹小兵还指出:有着“广泛自闭症表现”的人群(如美剧《生活大爆炸》中的谢尔顿),所表现出的古怪、执着、特别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令一些心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医学家、教育学家乃至普通大众,不约而同地思考:并非在外星球,就在我们的地球上,在我们这些将自闭症人士当成“病人”的“凡夫俗子”们所推崇的“人类文化”之外,是否还有一个“自闭症文化”?我们先行文化过度强调了人际交往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却忽略了人类行为的多样性,以及这种多样性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



枕畔有书好入梦

申功晶

老宅后花园的西北角有一栋废弃多年的小屋,我五岁那年,一个极其无聊的午后,推开了那扇斑驳的木门,摸着沾满灰尘的扶手上二楼:四个结满蛛网的空书架、一张落满尘埃的藤榻、墙角堆着几个纸箱,我蹲下身,“窸窸窣窣”打开箱子,映入眼帘的是一本本连环画《三国》《水浒》《说唐》《聊斋》……白袍银铠的少年英雄、羽扇纶巾的谋臣智者、风情万种的鬼狐花仙……那一幅幅黑白隽永的线条勾勒出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悲喜传奇,我顾不得脏,一屁股坐在地上掀翻起来,直至父母焦急的呼唤声回荡在耳畔,幡然发现,夜幕已降临。从此,我迷上了连环画,成了这里的“常客”,一泡就是一整天。

小屋的渊源,得从我的祖父说起。我家祖上世代书香,到曾祖那代衰落,祖父幼年失怙,少年给人当学徒,青年奔波于京杭大运河贩卖布匹,生意越做越红火,成为富甲一方的“土豪”后,盖房造园,仍不忘自己是读书人家的“种子”,在后花园一角建起了一栋独立的两层小屋,名曰“藏书楼”。几个书架上满满堆砌着绝本经史子集和珍藏国外名著,父亲说祖父一生博览群书,闲暇之际,最喜独自呆在藏书楼,躺在藤榻上,一杯茶,一卷书……什么唐诗、宋词倒背如流,史籍典故如数家珍,对外名著《福尔摩斯探案集》《基督山恩仇记》之类更是津津有味。“文革”开始,老宅被抄,藏书楼的书籍也无一幸免地付之一炬;“武斗”期间,学校停课,叔伯、姑母们在家闲得慌,为了打发、消遣时间,祖父硬是凭记忆默写下《古文观止》《唐宋八大家》等名篇,逐字逐句讲解给儿女们听。“肚子里多点墨水都没有坏处”,祖父是一位生性豁达的老人,对身外之物看得淡然,他认为万贯家财不如子女成才。后来,他的子女们果不負所望,一个个成了教授、名医、学者……

我喜欢躺在藏书楼那张藤榻上读书,轻松惬意,看累了,仰面揉揉眼睛,那时候我的记忆超级棒,一目十行,不但能记全书中人名,连细节复述乃至兵器重量也烂熟于心;三国时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八十二斤重,到了隋唐,宇文成都使的一柄重三百二十斤的风雷鎏金锤和小将裴元庆掌中一对三百斤八棱梅花亮银锤在使八百斤紫金锤的李元霸手下却都过不了三招……

母亲最反对我看闲书,怕我受“香花毒草”影响而耽误正经学业,我只能上课时,把书摊在课桌底下偷偷看。好在父亲是个开明的家长,他鼓励我多读闲书,甚至背着母亲偷偷买书、借书给我看,藏书楼原本空空的书架上渐渐充盈起来。小时候,家里条件并不宽裕,为了买一套心爱的书籍,常常要等上一年半载,去图书馆看书,那些热门书籍不是一借而空,便是面目全非的残页,对一些价格不菲的套书只能隔着玻璃橱窗望梅止渴。直至我上大学后,头一年获得了一笔奖学金3000元。3000元奖金,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是一笔巨款,于是,心花怒放跑到隔壁书店,精挑细选了足足一麻袋书,整整一个暑假,夜以继日地躲在藏书楼,顾不上梳洗,用饭,蓬头垢面,活似女鬼,只晓得拼命看书。累极了,便倒在藤榻上一头昏睡过去,醒来继续看,几乎到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境界,三月不知肉味,但闻书香绕梁。父亲曾问过我:让你一辈子不许读书,怎么办?答曰:白活了。父女俩会心大笑。

其实,很多书看的时候囫圇吞枣,翻过一遍就抛诸脑后,唯有一部分传世佳作,如同陈酿的美酒,随着时间的推移,散发出醉人的芳香。《诗经》“关关雉鸣,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让人在轻吟浅诵中体味到一种随心所欲、原始质朴、天然去雕饰的情愫;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汪洋恣肆、炫神夺目的浪漫色彩令人物我皆忘神游天地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氏父子开创的建安风骨浸透着悲天悯人的惻然情怀;还有太史公那部字字深情、卓尔不群的《史记》……古人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可我始终觉得,倘若带着功名、功利去读书是永远体味不到书中真趣,纵不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至少,也要有“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快意,那一个个字正腔圆的汉字,方寸虽小却意蕴绵长,它凝固了岁月,无始无终;浓缩了寰宇,地久天长。时光弹指须臾过,少年子弟江湖老,小时候看《说唐》里的罗成,觉得他像大哥哥,现在看他觉得像个傲娇轻敌的小弟弟。看书的人,从青鬓朱颜到鹤发鸡皮;而书中的人,却依旧锦衣怒马,青春如昔。

